

他人作弊与自己作弊: 社会损失的中介作用和自尊的调节作用

舒首立^{1,2} 杨沈龙¹ 白洁¹ 郭永玉¹

(1.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武汉 437000; 2.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芜湖 241000)

摘要: 研究将考试作弊看成是一种风险决策的结果, 探讨他人作弊对自己作弊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采用情景实验和问卷调查考察他人作弊、社会损失、自尊、self-esteem 与自己作弊之间的关系, 发现: (1) 社会损失在他人作弊和自己作弊之间起中介作用; (2) 自尊负向调节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的关系; (3) self-esteem 对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的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

关键词: 他人作弊; 社会损失; 自尊; self-esteem; 自己作弊

中图分类号: B8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17)01-0048-06

1 引言

已有研究(Błachnio & Weremko, 2011; Brodie et al., 2014; O'Rourke et al., 2010) 发现他人作弊导致观察者自己作弊。换言之, 一部分人作弊会导致另外一部分人也作弊, 这可能是作弊现象越来越普遍的原因之一。但是已有研究未能深入探讨这种现象的内在机制, 研究对此进行探讨。

1.1 社会损失的中介作用

陈虹和石静(2014)、王艳萍、蒋满凤和金锦花(2012) 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发现, 部分大学生因为看到别人通过作弊轻松获得好成绩产生“不作弊就吃亏”的感觉而作弊。换言之, 他人通过作弊获得竞争优势引发的“吃亏感”、“损失感”是自己作弊的直接心理原因。损失是框架效应中的重要概念, 被认为是导致人们冒险的直接原因, 因此, 如果将考试作弊看成是一种风险决策的结果(作弊也有被监考老师发现的风险) 就可以从框架效应的角度探讨他人作弊导致自己作弊的内在机制。

框架效应指人们普遍在获益框架下选择保守方案而在损失框架下选择冒险方案的现象(Kahneman & Tversky, 1979)。Delgado 等(2008)、Lahno 和 Serra-Garcia(2012) 等研究发现社会损失和个人损失一样会导致个体的避免或挽回损失的行为。如前所述, 部分大学生看到他人作弊时因为产生“吃亏感”而作弊, 根据框架效应可以将这种现象理解为: 观察到他人作弊时自己感受到了社会损失而社会损失又导致挽回社会损失的行为因此观察者自己也会作弊, 所以研究假设社会损失是他人作弊与自己作弊的中介因素。

假设1: 社会损失在他人作弊和自己作弊之间起中介作用。

1.2 自尊的调节作用

框架效应的研究表明, 面对损失时存在个体差异, 并非所有个体面临损失时都采取同样的行为(Kahneman & Tversky, 1979; Lahno & Serra-Garcia, 2012)。考试作弊涉及道德因素, 因此在考试作弊问题上, 面对社会损失时个体差异变量尤其是道德品质极有可能起作用。自尊是中国文化中的美德, 因此将自尊纳入考虑。

自尊指尊重自己, 不向别人卑躬屈膝, 不容许别人歧视侮辱(现代汉语词典, 2012), 是对自己的人格尊严的保护(袁贵仁, 1993), 是一种道德变量(佐斌, 2010), 典型表现有“不食嗟来之食”(《礼记·檀弓下》)、“不为五斗米折腰”(《晋书·陶潜传》)等。为了说明自尊的道德功能, 研究将自尊和心理学中的禁止性道德系统加以对照。道德包含命令性道德系统和禁止性道德系统, 命令性道德系统要求个体做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而禁止性道德系统禁止个体做不道德的行为(Janoff-Bulman, Sheikh, & Hepp, 2009)。自尊和禁止性道德系统在三个方面有共同之处。首先, 概念界定上, 禁止性道德系统从“不做什么”的角度界定, 自尊也是。例如自尊指不向别人卑躬屈膝、不允许他人歧视侮辱(现代汉语词典, 2012), 表现为“不食嗟来之食”、“不为五斗米折腰”等。其次, 与羞耻感的关系上, 禁止性道德系统与羞耻感相关(Sheikh & Janoff-Bulman, 2010), 自尊也是。例如自尊是知耻的前提(王能昌, 童泽福, 2012), 知耻是自尊的体现(严学钧, 2014)。再次, 功能上, 禁止性道德系统功能是抑制不道德的行为, 自尊也是。例如, 自尊的人不做寡廉鲜耻、违反道德的事情(汪卫平, 2012)。自尊和禁止性道德系统高度重合, 因此可能具备禁止性道德系统所拥有的抵

御外在诱惑的功能。基于此,研究假设在面对社会损失时高自尊的人能坚持道德原则不作弊,即自尊负向调节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的关系。

假设2:自尊负向调节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的关系。

1.3 自尊与 self-esteem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 self-esteem 被翻译成自尊(e.g. 蔡华俭,丰怡,岳曦彤,2011),但 self-esteem 与自尊在多个方面存在不同。首先,词源不同。self-esteem 由 self 和 esteem 构成,其中 esteem 源自拉丁语 aestimāre,经由法语传入英语演变为 esteem (Ayto, 2005);而自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最早可见于“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礼记·表记》)、“厚重自尊,谓之长者”(《韩非子·诡使》)。其次,内涵不同。self-esteem 是个体对自己能力和性格的总体性评价(Fernald, 1896),是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自我胜任感或二者的结合(Mruk, 2006);而自尊是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尊重和保护(袁贵仁, 1993)。再次,测量不同, self-esteem 量表测量的大多是个体对独立我的好感(赵志裕,康莹仪, 2011),测量的是自信而不是自尊(佐斌, 2010),而中国本土自尊问卷测量的是个体对自己人格尊严保护的程(舒首立,郭永玉,黄希庭, 2015)。最后,功能不同。self-esteem 的功能主要是对情绪、人际交往、幸福感、生理与心理健康、酒精滥用等的影响(Hutteman et al., 2015; Steiger et al., 2014),而自尊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对不道德行为的抑制(汪卫平, 2012)。由于可以通过考察对其他变量预测功能的差异来检验变量的区分效度(e.g. 侯烜方,李燕萍,涂乙冬, 2014),研究将 self-esteem 纳入研究,考察 self-esteem 和自尊在调节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关系上的差异。由于尚无研究指出 self-esteem 具有道德功能,因此假设 self-esteem 对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关系无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假设3: self-esteem 对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的关系无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综上,研究提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模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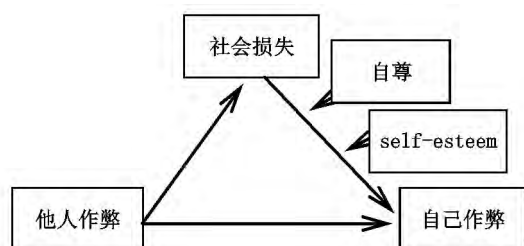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模型图

2 研究一

2.1 目的

通过情景实验考察社会损失在他人作弊和自己作弊之间的中介作用、自尊和 self-esteem 对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关系的调节作用。

2.2 方法

2.2.1 被试

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的大二学生163名,有效被试160人。男生54名,女生106名;最低年龄17岁,最高年龄25岁,平均年龄为18.88岁,3人未填年龄信息。

2.2.2 实验设计与材料

实验为单因素二水平被试间实验设计。高他人作弊组被试84人,所读到的描述为“考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能做出来的题目你都做完了,剩下几道题你拿不准该怎么做。这时候你抬头看班上同学,发现也有很多同学题目不会做。同时,你发现身边有几个人在看小纸条和手机,有人在偷看别人的试卷,有人在传递答案。”低他人作弊组被试76人,所读到的描述为:“……这时候你抬头看班上同学,发现也有很多同学题目不会做。不会做的同学坐在那里冥思苦想,或者坐在那里发呆,有人做出无可奈何状,没有人在作弊。”之后测量被试此时的损失感和作弊意向。社会损失的测量为“此时不作弊就会让自己处于竞争的劣势”、“此时不作弊就会让别人获得竞争优势”,共2道题,α系数为0.79。作弊意向测量为一道题,让被试用0到10之间的数字表示此时作弊的可能性。在实验材料之前注明研究的目标是反映真实情况、不涉及道德判断,以此避免社会赞许效应。研究二同。

2.2.3 其他研究工具

大学生自尊问卷(舒首立,郭永玉,黄希庭, 2015),考察个体对自己尊严保护的程(舒首立,郭永玉,黄希庭, 2015),考察个体对自己尊严保护的程(舒首立,郭永玉,黄希庭, 2015),包含三个维度“不卑躬屈膝”、“不允许言辞侮辱”、“不允许强力欺压”,共12道题。问卷α系数为0.72。

Rosenberg self-esteem 量表(1979),共10道题,主要测量个体的自我价值感,问卷α系数为0.82。

2.3 结果

2.3.1 操纵效应检验

被试在1到5点量表上报告考场上作弊人数的多少,1表示非常少,5表示非常多。高、低他人作弊组的被试所报告的他人作弊水平分别为 3.04 ± 0.75 、 2.33 ± 0.68 , $t(158) = 6.21$, $p < 0.001$, $Cohen d = 0.88$,表明实验对他人作弊的操纵有效。

2.3.2 描述性统计与差异检验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系数见表1。社会损

失和自己作弊意向在自变量的差异分别为 $t(158) = 2.74$, $Cohen\ d = 0.43$, $p = 0.007$ 和 $t(158) = 2.48$, $Cohen\ d = 0.39$, $p = 0.01$, 差异均在 0.01 水平上显著。社会损失和自己作弊意向均无显著性别差异。

表 1 研究一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n = 160$)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1. 他人作弊						
2. 自尊	42.08	5.38	-0.06			
3. self-esteem	30.58	3.50	0.03	0.11		
4. 社会损失	4.60	1.92	0.21**	-0.17*	0.03	
5. 自己作弊意向	2.06	2.19	0.19**	-0.19**	-0.11	0.53***

注: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

2.3.3 模型统计结果

采用 process 程序 (PROCESS - Model # 14) (Hayes 2013) 分析, 使用 bootstrap 重复抽样 5000 次。发现他人作弊对社会损失的效应显著 ($\beta = 0.82$, $p = 0.007$), 社会损失对自己作弊意向的效应显著 ($\beta = 0.57$, $p < 0.001$), 他人作弊对自己作弊意向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beta = 0.26$, $p = 0.29$, $BootLICI = -0.31$, $BootULCI = 0.84$), 自尊对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意向的关系调节作用显著 ($\beta = -0.04$, $p = 0.001$)。对自尊的调节效应进行简单效应分析, 见图 2。按照平均分加减一个标准差对自尊分组, 以作弊意向为结果变量, 发现低、高自尊组斜率分别为 $\beta = 0.65$, $t(22) = 3.83$, $p = 0.001$ 和 $\beta = 0.24$, $t(20) = 1.16$, $p = 0.26$, 自尊水平越高斜率越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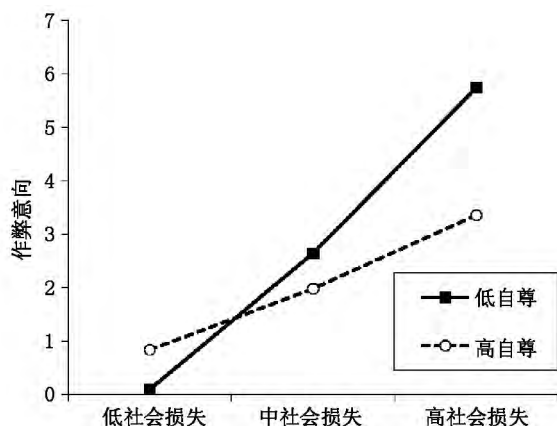


图 2 研究一中自尊的调节作用

采用同样的统计模型检验 self-esteem 在中介模型中的调节作用, 发现他人作弊对社会损失的效应显著 ($\beta = 0.82$, $p = 0.007$), 社会损失对自己作弊意向的效应显著 ($\beta = 0.58$, $p < 0.001$), 他人作弊对自己作弊意向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beta = 0.33$, $p = 0.30$, $BootLICI = -0.27$, $BootULCI = 0.92$), self-esteem 对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意向的关系调节作用不显著 ($\beta = -0.03$, $p = 0.22$, $BootLICI = -0.07$, $BootULCI = 0.02$)。结果表明, self-esteem 对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意向的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

3 研究二

3.1 目的

通过问卷调查考察社会损失在他人作弊和自己作弊之间的中介作用、自尊和 self-esteem 对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关系的调节作用。

3.2 方法

3.2.1 被试

通过网络调查获得数据, 调查中每台电脑或手机只能答一次问卷。研究对象是因他人作弊而作弊的学生, 这种学生的作弊具有被动性、情境性, 因此不会是经常发生的现象。调查中设置一题“你什么时候进入经常考试作弊的阶段”, 只采用至今“从未经常作弊”学生的数据。筛选后大学二、三、四年级被试共 1342 名。男生 504 名, 女生 838 名; 最低年龄 17 岁, 最高年龄 23 岁, 平均年龄为 19.50 岁, 24 人未填年龄信息。

3.2.2 研究工具

他人作弊问卷参照 O'Rourke 等 (2010) 编制, 包含“考试时, 有的人翻看手机、纸条或教材。上学期间期末考试时, 你当时发现考场上这么做的人有多少”等 4 道题。问卷采用从“完全没有”到“非常多”5 点计分。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拟合结果为 $\chi^2/df = 0.09$, $SRMR = 0.01$, $GFI = 0.99$, $CFI = 0.99$, $RMSEA = 0.01$, 可见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问卷 α 系数为 0.89。

社会损失问卷, 考察个体在上个期末考试中因他人作弊引起的社会损失认知, 包含“在这种情况下, 不作弊就会让自己处于竞争的劣势”等 4 道题。问卷采用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5 点计分。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拟合结果为 $\chi^2/df = 5.89$, $SRMR = 0.01$, $GFI = 0.99$, $CFI = 0.99$, $RMSEA = 0.06$, 可见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问卷 α 系数为 0.91。

自己作弊问卷参照 O'Rourke 等 (2010) 编制, 考察个体在上个期末考试中自己作弊的次数, 包含“考试的过程中让别人传递答案, 上学期间期末考试中你这么做的次数是”等 4 道题。问卷采用从“零

次”到“很多次”5 点计分。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拟合结果为 $\chi^2/df = 11.94$, $SRMR = 0.03$, $GFI = 0.99$, $CFI = 0.98$, $RMSEA = 0.09$,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问卷 α 系数为 0.75。

大学生自尊问卷(舒首立,郭永玉,黄希庭,2015)考察个体对自己尊严保护的程度,包含三个维度“不卑躬屈膝”、“不允许言辞侮辱”、“不允许强力欺压”。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拟合结果为 $\chi^2/df = 6.63$, $SRMR = 0.04$, $GFI = 0.96$, $CFI = 0.94$, $RM-$

$SEA = 0.07$,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三个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76、0.82、0.73。

Rosenberg self-esteem 量表(1979)。二因素模型拟合结果为 $\chi^2/df = 8.08$, $SRMR = 0.05$, $GFI = 0.96$, $CFI = 0.95$, $RMSEA = 0.07$ 。两个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81、0.82。

3.3 研究结果

3.3.1 初步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7.0 进行描述性统计 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研究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 = 1342$)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1. 他人作弊	7.79	2.89				
2. 社会损失	7.00	2.95	0.32***			
3. 自尊	44.53	6.64	-0.01	-0.12***		
4. self-esteem	29.89	3.84	-0.01	-0.11***	0.18***	
5. 自己作弊	4.65	1.54	0.32***	0.27***	-0.07**	-0.04

注: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

3.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Mplus5.0 对他人作弊、社会损失、自尊三个维度、self-esteem 两个维度、自己作弊共八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并与单因素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八因素模型优于单因素模型,结果见表

3;采用 Harman 的单因子分析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未旋转时共生成 8 个因子,解释 64.32% 的变异,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 16.26% 的变异;这些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表 3 单因素模型、八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数($n = 1342$)

	χ^2	df	χ^2/df	SRMR	RMSEA	CFI	TLI
单因素模型	14686.25	527	27.87	0.16	0.14	0.25	0.20
八因素模型	1480.86	499	2.97	0.04	0.04	0.95	0.94

3.3.3 模型统计结果

采用 process 程序(PROCESS - Model # 14) (Hayes 2013) 分析,使用 bootstrap 重复抽样 5000 次。发现他人作弊对社会损失的效应显著($\beta = 0.33$, $p = 0.007$),社会损失对自己作弊意向的效应显著($\beta = 0.38$, $p < 0.001$),他人作弊对自己作弊意向的直接效应显著($\beta = 0.14$, $p < 0.001$, $BootLICI = -0.31$, $BootULCI = 0.84$),自尊对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意向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beta = -0.007$, $p < 0.001$)。对自尊的调节效应进行简单效应分析,见图 3。按照平均分加减一个标准差对调节变量分组,发现低、高、自尊组斜率分别为 $\beta = 0.38$, $t(179) = 5.56$, $p < 0.001$ 和 $\beta = 0.16$, $t(179) = 4.58$, $p < 0.001$,自尊水平越高斜率越小。

采用同样的统计模型检验 self-esteem 在中介模型中的调节作用,发现他人作弊对社会损失的效应显著($\beta = 0.33$, $p < 0.001$),社会损失对自己作弊的效应不显著($\beta = 0.10$, $p = 0.95$, $BootLICI = -0.11$, $BootULCI = 0.31$),他人作弊对自己作弊的直接效应显著($\beta = 0.14$, $p < 0.001$),self-esteem 对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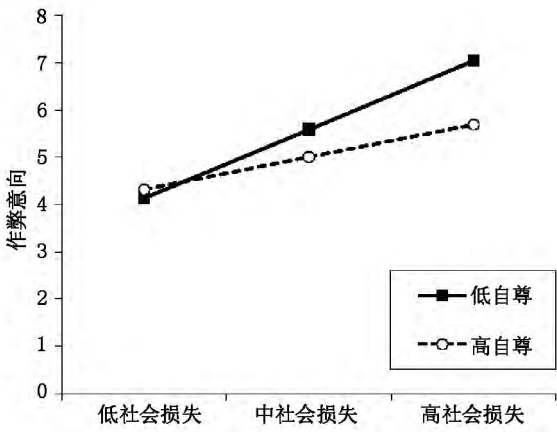


图 3 研究二中自尊的调节作用

会损失与自己作弊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beta = -0.0002$, $p = 0.95$, $BootLICI = -0.007$, $BootULCI = 0.007$)。结果表明, self-esteem 对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的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

4 讨论

4.1 社会损失的中介作用

社会损失在他人作弊和自己作弊之间起中介作

用,与已有研究结果(Delgado et al., 2008; Lahno & Serra - Garcia, 2012)一致,表明面对社会损失时人们确实会做出挽回损失的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结果与 Linde 和 Sonnemans (2012)不同。Linde 和 Sonnemans(2012)研究发现,相比较社会获益情境,社会损失情境中的被试更少地选择冒险行为。分析可以发现,在 Delgado 等(2008)、Lahno 和 Serra - Garcia(2012)研究中实验分为两个时间段,被试在前一个时间段结束时发现自己遭遇社会损失,在后一个时间段通过自己的冒险行为挽回自己已经遭遇的社会损失,实验中被试拥有积极的结果预期,即他们能通过冒险行为者挽回前半段实验过程中所遭遇的损失;但 Linde 和 Sonnemans(2012)研究中实验没有两个阶段的划分,且损失情境下的被试无论如何都只能遭遇社会损失,被试无法拥有积极的结果预期。因此,Linde 和 Sonnemans(2012)的研究结果是操纵了社会损失预期所致,不能理解为社会损失对冒险行为无影响。

4.2 自尊的调节作用

自尊负向调节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的关系,表明自尊确实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支持了研究假设。

自尊的这种道德功能,与儒家文化有关。儒家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凌辱、不可交换的人格尊严,每个人都可以主张自己的人格尊严。但是人格尊严以道德品质为前提条件,没有道德品质就不配享有人格尊严,例如“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上》)。如果丧失了高尚品德,就丧失了主张人格尊严的基础。如果放弃道德、匍匐在金钱爵禄的脚下,就无法满足主张人格尊严的前提条件。因此,每一个高自尊的人都会极力遵守道德准则、避免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在义利不可兼得时选择义而放弃利,因此,高自尊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格尊严,面对社会损失时选择道德准则而放弃作弊,其内在道理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相一致。

4.3 自尊与 self - esteem 的区别

研究发现自尊对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而 self - esteem 没有显著调节作用,证实了自尊和 self - esteem 的差异。

自尊和 self - esteem 在对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关系调节作用上的差异,可能是因为自尊和 self - esteem 所涉及的领域不同。如前所述,从本质上说,自尊是自己人格尊严的保护,对道德高度依赖。在儒家文化看来,没有道德品质就没有人格尊严可言。换言之,自尊与道德领域高度关联。因此,自尊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对负面道德行为的防御,导致自尊对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而 self - esteem 是个体对自己能力和性格的总体性评

价(Fernald, 1896),尚未有研究指出它对道德的高度依赖,更无研究指出 self - esteem 对负面道德行为的抑制作用,这种研究现状极有可能反映出 self - esteem 与道德领域联系不大。因此, self - esteem 对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的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

4.4 对教育的启示

研究结果表明,他人作弊是部分大学生作弊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社会损失是这种影响得以实现的重要心理机制。因此,高校要治理考试作弊,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减少遵守规则者的损失。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作弊现象将会继续蔓延以至于不可控制。研究结果对理解其他道德行为也有启示。例如,如果科研人员眼见同行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科研经费、行政官员眼见同僚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更高官位,可能也会因为感到社会损失而同样选择不正当手段。因此,打击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利者、避免让遵守规则者遭遇损失,对整个社会的秩序有重要意义。同时,并非所有人都会“同流合污”,高自尊的人即使面对社会损失也仍然拒绝作弊。由此可以推论,自尊这种人格特质,能抵御学业考试、职称晋升、科研经费申请、官位晋升等过程中他人不正当行为的负面影响,对整个社会的清正廉明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培养社会成员的自尊人格对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有重要的意义。

5 结论

(1) 社会损失在他人作弊和自己作弊之间起中介作用;(2) 自尊负向调节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的关系;(3) self - esteem 对社会损失与自己作弊的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 蔡华俭,丰怡,岳曦彤.(2011). 泛文化的自尊需要:基于中国人的研究证据.《心理科学进展》,19(1),1-8.
- 陈虹,石静.(2014). “知行关系”视角下的在校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7(11),55-57.
- 侯炬方,李燕萍,涂乙冬.(2014). 新生代工作价值观结构,测量及对绩效影响.《心理学报》,6,823-840.
- 舒首立,郭永玉,黄希庭.(2015). 中国人的自尊结构初探.《心理学探新》,35(5),425-431.
- 汪卫平.(2012). 自尊:公民人格教育的核心——兼谈公民人格教育的视域转换.《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小学教育教学版)》,10,14-17.
- 王能昌,童泽福.(2010). 论引咎辞职行为的道德心理要素.《求实》,12,32-36.
- 王艳萍,蒋满凤,金锦花.(2012). 大学生考试作弊现象分析及防范作弊的举措.《通化师范学院学报》,32(11),93-96.
-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2012). 北京:商务印书馆.

- 严学钧. (2014). 儒家廉耻伦理及其当代意义. *齐鲁学刊*, (3), 32-37.
- 袁贵仁. (1993). 试论人格.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 43-52.
- 张厚粲, 张侃, 杨宜音, 佐斌. (2010). “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和尊严——心理学解读与建议”研讨会发言纪要. *心理科学进展*, 18(7), 1027-1040.
- 赵志裕, 康莹仪. (2011). *文化社会心理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Ayto J. (2005). *Word origins: The hidden histories of English words from A to Z*. London: A & C Black.
- Błachnio A., & Weremko M. (2011). Academic cheating is contagious: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sence of others on honesty. A study repo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1), 14-19.
- Brodie S., Hunter S., McNeilly V., Takla S., & Zirk A. (2014). To Cheat or not to cheat: A study focused on student and professor perspectives about academic dishonesty. *MacEwan University Student eJournal*, 1(1), 53-80.
- Delgado M. R., Schotter A., Ozbay E. Y., & Phelps E. A. (2008). Understanding overbidding: Using the neural circuitry of reward to design economic auctions. *Science*, 321(5897), 1849-1852.
- Fernald J. C. (1896). *English synonyms and antonyms*. London: Funk & Wagnalls.
- Hayes A. F.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Hutteman R., Nestler S., Wagner J., Egloff B., & Back M. D. (2015). Wherever I may roam: Processes of self-esteem development from adolescence to emerging adulthood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chan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5), 767-783.
- Janoff-Bulman R., Sheikh S., & Hepp S. (2009). Proscriptive versus prescriptive morality: Two faces of moral regul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6(3), 521-537.
-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263-291.
- Lahno A. M., & Serra-Garcia M. (2012). Peer effects in risk taking(No. 4057). CESifo Working Paper.
- Linde J., & Sonnemans J. (2012). Social comparison and risky choices.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44(1), 45-72.
- Mruk C. J. (2006). *Self-esteem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 Toward a positive psychology of self-esteem*.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 O'Rourke J., Barnes J., Deaton A., Fulks K., Ryan K., & Rettinger D. A. (2010). Imitation is the sincerest form of cheating: The influence of direct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on academic dishonesty. *Ethics & Behavior*, 20(1), 47-64.
- Rosenberg M. (1979). *Conceiving the self*.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Sheikh S., & Janoff-Bulman R. (2010). The “shoulds” and “should nots” of moral emotions: A self-regulatory perspective on shame and guil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2), 213-224.
- Steiger A. E., Allemand M., Robins R. W., & Fend H. A. (2014). Low and decreasing self-esteem during adolescence predict adult depression two decades lat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6(2), 325-338.

Others' Cheating and One's Own Chea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Los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Zi Zun

Shu Shouli^{1,2}, Yang Shenlong¹, Bai Jie¹, Guo Yongyu¹

(1.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7000;

2.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bstract: This research viewed cheating in the exam as the outcome of risky decision making and investigated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others' cheating on one's own cheating behavior. The research consisted of a vignette experiment and a survey and found that: (1) social loss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ther's cheating and one's own cheating; (2) Zi Zun negative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loss and one's own cheating; (3) self-esteem didn't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loss and one's own cheating.

Key words: others' cheating behavior; social loss; Zi Zun; self-esteem; one's own cheating behavior